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三十四回 還宿債李元茂借錢 鬧元宵魏聘才被竊

話說聘才送了富三出門，唐和尚即叫人去請他兄弟。聘才剛進屋子，只見李元茂闖將進來道：「今日才尋著你，店舖裡那一家不訪到，原來搬在這裡。」聘才道：「我也搬出來不多幾日，因為有些事情，所以還沒有來看你，並看庚香。」即問：「庚香近來可好？」元茂道：「好是好的，前月王家寫信與太老師，明年二三月間要替庚香完姻了。就是我那頭親事，孫家常來催，本來年紀都不小了。我寫稟帖與老人家，尚無回信。」

半年來也不寄一個錢來，今日已是二〇五了，看光景，年內有信也未必到，這便怎樣？如今有四〇多吊的館子賬，零星費用也須二三〇吊。衣服是當完了，也要贖出兩件好拜年。你替我想個法兒才好。」聘才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難道你還不知道，我近來被人訛詐那件事，也費了好一堆錢。如今我又閒住在此，若說起錢，真一個也沒有。算起來，今年的錢也花得不少，誰想到今日呢。我又沒什麼衣服，除了外邊挪借，連當都沒有當的。」元茂道：「你裝什麼窮？我借了難道不還你麼？此番老人家有信來與我辦喜事，至少也有五百兩銀子。如今你借四〇兩銀子與我，或是一百吊錢，就好過去。不然，我竟死了。好人，好人！你不要作難。」說罷作了兩個揖。聘才冷笑道：「這真奇了，你也不去想想，我又不曾做官，我又不曾發財，你怎麼當我是有錢的？告訴你，你不過幾〇吊錢的賬，我是有幾百吊呢。你不信，我給你瞧瞧。」便從靴掖子裡取出幾篇帳貼來。李元茂接了細瞧，是裁縫帳最多，有二百幾〇吊，館子、莊子的帳也有二百來吊，還有些零星帳幾〇吊，算來有五百餘吊。元茂道：「怎麼一下就有這許多？這還了得！」聘才道：「還有些沒有送單子來呢。此時連帳，連寓中的澆裹，並新年的花消，總得要八百吊錢方下得去。此時兩手空空，就有幾件皮衣，又要穿的，也當不得。我實在自顧不暇，怎麼能從井救人？你或者倒替我張羅，你那兩個舅子可以商量麼？」元茂歎口氣道：「你還題這兩個寶貝，天天白吃白喝，沒有見他作過一回東。就是孫老大，也欠了好些帳，這兩天躲著不出來呢，只怕他要問我商量。」李元茂無頭無尾話講了好些，聘才只得留他吃了飯。元茂到聘才房內搜著個煙具，便要吃煙，開起燈來咕咕咚咚的，鬧得聘才心裡發煩。已到二更，聘才催他回去，元茂只是不動。聘才道：「你回去遲了，那裡關了門怎麼好。快些回去罷，此時也不早了。」元茂道：「我今天歇在這裡罷。」聘才道：「我只有一副鋪蓋，怎麼睡得兩人！」元茂道：「不妨，你蓋一牀大的，那一牀小的給我。兩人再蓋些衣服，就不冷了。我們這一年沒有同榻，今日正好談談。」聘才無奈，只得由他。元茂不知好歹，吹了煙又要吃果子，停一回又要點心，把聘才那個四兒呼來喚去，忙個不了。聘才歪躺在一邊，也不去理他。

到了三更，四兒來請聘才，說唐和尚請說話。聘才來到和尚房中，見炕上開了燈，屋中點了兩枝蠟，照得雪亮，銅爐內火燄薰人。旁邊小方桌上有幾碟殘肴，一把燒酒壺，卻不見和尚。聘才坐下等他，等了一回才來，說道：「偏偏要解手，忽然水泄起來。」叫人打了盆水，淨了手，坐了說道：「日間所說的事，方才兄弟來，我對他講了，他說可以，兩個缺是一天到的，卻是湖北在前。如今作個弊，將貴州放在前面，也無妨礙。雖然一倒轉來，也是個作弊。我兄弟說與富三爺沒什麼交情，不犯把這大情白送給他。貴州一任抵不得湖北一年，這是人人知道的。此事還要你去對他說。」聘才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不知令弟可拿得穩？」和尚道：「千穩萬穩，並不是撞木鐘。事成了才要，你能擔這擔子麼？」聘才道：「這有什麼不能，富三爺是有錢的人，且做事極爽快的。但不知令弟要多少謝儀，有個數目，我好去說。」和尚道：「這事若別人去講，就了不得，三千五百兩也不算多。我說是我的至好，這個情算在我做哥哥的身上，因此他只要三千吊錢。若說這個缺，一到任就有兩萬銀子的現成規矩，這三千吊錢算什麼，核銀子才一千二百兩。你叫他開張銀票來，橫豎這個數兒，成功了，我也不想他什麼，多吃他幾天就是了。」

聘才心內算計一番，便又問道：「適或那邊嫌多，還可以減些不可以呢？」和尚道：「這個就減而又減，除了我兄弟之外，別人也不能作主。你明早就去說，這事很快，二〇九日就可引見。如今的事，要老練，恐怕事後更改。你明日就要將他這筆錢存一個舖子裡，說明日子去取方好。若事成了，長長短短起來，就不光鮮了。」聘才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明早我就去。」又坐了一坐，即自回房，見元茂和衣睡著，已經鼻息如雷，聘才叫醒了，又另將一副鋪蓋給他睡了，自己即便安息。把富三的事想了一會，又將自己的帳算了一會，已到五更。略睡片時，即見天明，便叫起家人，吩咐套車進城。淨了臉，吃了點心，穿好衣裳，李元茂尚未睡醒。

聘才推醒了他，說道：「起來罷，我要進城去了，沒有人在家照應你。」元茂模模糊糊的應了一聲，翻一個身將被蒙了頭，又睡著了。聘才好不煩躁，看這光景是不肯起來，只得叫四兒在家看守屋子，另帶小使騎了馬出門找富三去了。

卻說元茂睡到巳正方才起來，擦擦眼睛，見四兒在房裡掃地抹桌子。元茂便問道：「你主人那裡去了？」四兒道：「到富三爺那裡去了。」元茂下炕穿了衣裳，走到外間，四兒送了臉水，泡了茶，又送上點心。元茂又吸了幾袋水煙，吐了一地的痰，四兒掃乾淨了。元茂問道：「你可知道幾時回來？」四兒道：「拿不定。」元茂道：「昨晚有幾句要緊話沒有講，就睡著了。我若去了再來，又恐遇不著他，不如此老等罷，我也沒什麼事。」又問四兒道：「你們吃飯沒有？」四兒道：「我們是吃過了，李老爺你要吃飯，我去對廚子說。」四兒出去了。約有一刻工夫，四兒捧了一個木盤，裡頭放著幾樣菜，便問元茂道：「喝酒不喝酒？」元茂道：「二兩燒酒就夠了。」

四兒先把菜擺好，又拿了木盤出去。元茂看菜，一碟是薰雞，一碟是雞蛋，一碟是肉絲，一碟像是麵筋，看不清楚，拈了一塊嚐嚐，果然是麵筋。四兒拿了一小壺酒，一個酒杯子，替他斟了一杯，又出去了。元茂一面喝酒，一面看那鋪設，頗為精緻。兩間套房，昨晚心中有事未曾留心，日間是在外面小三間內。聘才臥房是在那院子西邊，一重門進去，另是兩間。此時元茂坐在外間炕上，喝酒喝了三四鍾，已覺微醺，飯尚未來，遂留心觀看。見炕上面掛了小小四幅工筆歲朝圖，炕几上擺一個自鳴鐘。東邊三張楠木方椅，兩張茶几，茶几上邊一盆水仙，一邊是一瓶臘梅。東邊牆上並掛著一副對子，下面靠窗一張小桌，桌上放了七八個漱盂，亮得耀眼，是銅的。中間掛著個門簾，嵌著一塊玻璃。兩邊窗子也嵌著兩方玻璃。炕上、椅上都是寶藍緞墊子。牆上掛些三弦四弦簫笛之類。元茂無心喝酒，看到裡間房裡，是一帶紗窗，中間掛個三藍縐綢簾子，揭開了走了進去，這間卻寬了好些。上面一張木牀，鑲著個冰紋落地罩，掛個月白綢夾幔子。牀上一頭疊著四五牀錦被，一頭放兩個衣包，中間一張花梨炕桌，鋪了大紅錦緞墊枕，裡面橫掛一幅睡美圖。房內西邊擺著四個大皮箱，上有兩個小木箱，下座兩張木櫃。中間一個大銅火盆，罩一個銅絲罩子。靠著窗一張書案，擺著兩套小書。元茂看書套簽子上寫著《金瓶梅》。

也有一個都盛盤，放著副筆硯。窗心鑲著大玻璃，東邊上手是一個小書架，放些零星物件；下手是兩張方凳，用青緞套子套著。元茂看完，想道：「這個光景豈是沒有錢的？這四個大皮箱衣裳也就不少，那兩個木箱與這兩個大櫃，定是放銀子錢的。」

他還裝窮哄我，今日斷不能放過他。」便走了出來。四兒又拿進兩樣菜、一錫罐飯來，一樣是羊肉，一樣是炒肝。後來廚子又送了一個小火鍋，一齊擺上。元茂吃了五碗飯，吃了些湯，把一碗羊肉吃了一大半，漱了口，吃了一袋煙，問四兒要了塊檳榔，嚼了半天，坐著不走。

再說聘才到了富三宅裡，將事必成的話說了，富三甚是歡喜。問起要多少錢，聘才道：「錢卻要的不少，他說此缺到任的規矩就有三萬，〇分中給他一分不為過多，定要三千兩銀子才辦。我與和尚再三說了，只打了個八折，再要減時，他斷不肯。」富三沉吟了一回，道：「二千四百銀卻也不多，幾時要呢？」聘才道：「說二〇九引見下來就要的，但今日就要票子。出三〇日的票子就是了。」富三道：「票子存在誰人手裡呢？」聘才道：「我與和尚做中保，我兩人收著。」富三道：「如果不得呢？」聘才道：「包得，包得。如果不得，原票退還。你於二〇九日先到舖子裡註銷了就是了。」富三道：「就這麼樣。但這兩天是年底了，銀錢正緊的時候，不知銀號裡辦得齊辦不齊，我們吃了飯即同去商量。」於是就同聘才吃了飯。聘才不肯耽擱，催他就走。富三道：

「就在這裡很近，我就搭你的車，到那裡去辦得齊全，你就帶了票子出去。如一家辦不齊，再找別家。」於是二人上車，不到半里路，到了一個銀號，掌櫃的招呼到裡面。送過了茶，富三道：「我有一件事特來商量，替我出一張二千四百兩的銀票，到三〇日早上來取。」

掌櫃的道：「若早兩天也不難，但今天已是二〇六了，這兩天也忙得很，恐怕湊不上來。」富三道：「你家湊不上來，還有誰家湊得上來？」掌櫃的道：「三爺，你難道不知道近來銀號的銀子家家都窄，而且也真少，外面的帳又歸還不進來。看這兩天能收下來，如能足數固好，不然有多少兌多少罷。」富三道：「票上寫多少呢？」掌櫃的道：「依我也不用票子，三〇日三爺來兌交就是了。」富三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這我是還帳的，定要二千四百兩。你如實在湊不起，你出二千的票子也可，一千五百也可，我再別處打算。如果用不著，我於二〇九日即來註銷。」

掌櫃的只得應了，出了一千四百兩。聘才對富三說：「叫他分開了寫，兩張五百，一張四百，適或人家今年使不了這許多，留兩張明年來取呢。」富三道：「有理。」就照數開了三張。富三收了票子，別了掌櫃的，上了車，再找兩個銀號，都說不能。富三沒法，別家都是生的，沒有往來，只得回家與三奶奶商量，拿了四〇兩金葉子，一對金鐲子，還有些零星金器，共有六〇兩，到一個生舖子裡換了一千兩銀子，出了票子。聘才也叫分開，一張五百，一張三百，一張二百。富三將票子交與聘才。聘才心上有事，不肯耽擱，即便辭了富三，獨自上車出城去了。

回到寓中，先見了唐和尚，將說妥的事告訴了，然後取出三張票子，點過一千二百兩的數目，叫他收藏了。若二〇九日不得，即將原票退還。唐和尚笑嘻嘻的道：「斷無不得之理，這二百兩是我們兩人應得的，只要給他一千就夠了。」聘才道：「我要進去換衣裳了。」一直走到自己房裡，見元茂尚在那裡，又開了燈吹煙，聘才見了，心中甚氣，便借此發作道：「你怎麼還在這裡？這樣東西豈可青天白日擺出來的，況且是個廟裡，什麼人皆可進來觀望。適或被人訛住了，不要累死我麼？怎麼這般糊塗！」元茂道：「怕什麼，這裡有誰來？我坐了大半天，沒有見一個人進來。況且有四兒在外面照應著。」聘才氣他不過，也不理他，把一套火狐腿的皮襖脫了，換了一件隨常穿的狐皮大襖，換了便帽，擦了臉，喝了茶。元茂便囉囉吵吵的要借錢，後來見聘才總不應允，便道：「你既沒有錢，你那四個大皮箱內難道衣服也沒有？況且我只借百〇吊錢，似乎也不至拖累你。」聘才被纏死了，只得拜匣內取出個扭絲金鐲子，約有三兩幾錢，與元茂道：「我所餘就這點東西，你拿去當了罷。三兩六錢重可當得一百多吊錢，家信一到就要還的。」元茂接了，方才歡喜，跳起身來，作別而去。

到二〇九日，富三果然得了湖北，彼此大喜，即到寺中謝了聘才與和尚。到明日，即將銀票交與他兄弟，從一千之內又扣出二百為拉繃提纜之費，獨自得了。將所零之二百兩，分一百兩與聘才，聘才倒實得了一千三百兩。自己進城取了一半現銀回來，又在城外換了些錢，得意揚揚，分高興，所有帳目盡行清還，過年熱鬧是不必說。晚上竟把玉天仙接到寺中，請唐和尚過來守歲，絕早關了山門。一夜的泥筒花炮放不絕聲。

唐和尚恐元旦日有人來行香，適或見了玉天仙，到底在他寺裡，有些不便。將近天明，即催聘才將車送他回去。

聘才初一日拜年，初二日聽戲，初三日寓裡大排筵席，請一班浮浪子弟如馮子佩、楊梅窗、烏大傻等，帶了一群下作相公，天天的歡呼暢飲，清曲鑼鼓，鬧得竹槽絲雜，酒池肉林，一連五日，方才少息，也去了三百吊錢。到初九日，忽然有人高興要開賭，勸聘才做頭家。聘才自思近來財運頗好，或者可以贏些錢，即於初九日晚上開起賭來。或是搖灘，或是擲骰，又把玉天仙接了來，坐在內室與他放頭。第一日來的人還少，第二日漸漸多了，第三日便擠滿了屋子。一人傳兩，兩人傳三，引了兩個大賭客來，一個是奚〇一，一個是潘三，各帶重資。

是日聘才贏了二百餘金，放了一百八〇兩的頭，與玉天仙收了。

明日潘三要開賭，帶了兩叵羅的松江錠，足足一千兩，搖了五〇灘，已輸了大半。及到清帳時輸完了，還添出一百餘兩。是日聘才也輸了三百兩。唐和尚贏了一百兩，馮子佩贏了四百兩。

奚〇一大贏，贏了八百五〇餘兩，將五〇餘兩分賞眾小旦與聘才小使，自己收了八百兩。奚〇一看上了小和尚，賞了他〇個中錠。玉天仙又得了二百四〇兩頭錢。內中有個唐經承，就是和尚的兄弟，對著和尚道：「明日我勸你們別賭了。我先前進來時，門外有兩個交頭接耳的，像是坊裡人，恐怕鬧出事來，都不穩便。」聘才已是驚弓之鳥，聽了便有些膽怯，說道：「我也乏了，歇兩天再頑罷。」唐和尚道：「若說不高興倒可以，至於怕外頭有什麼緣故，你們只管放心。」即對著聘才說道：「你的住房旁邊是個菜園，有兩三畝大，內有五六間草房，種菜的帶著家小在裡面，另有門出入。你院子裡不是有重門通的？我嫌不謹慎，故封鎖了。如外頭有什麼緣故，便開了那重門，從菜園裡出去，是個極曠野的地方，難道他起了兵馬來圍住不成？」聘才道：「雖然如此，我倒不為輸了錢，又不為怕出什麼事，實因是富三爺要起身了，我要請請他，與他錢行。

後日是〇四，約他出來住一宿。」並對奚〇一、潘三道：「奉屈二位來敘一敘，可肯賞臉麼？」奚、潘二人應了。馮子佩道：

「你倒不請我。」聘才道：「你天天在這裡，難道還要下請帖麼？」子佩道：「我將梅窗也拉來。」聘才道：「很好。」眾賭客算了帳，到五更時各散了，又送了玉天仙回去。

馮子佩即與聘才同榻，聘才道：「我看近來好虛名而不講實際的多。即如華公子、徐度香一班人，揮金如土，是大老官的脾氣。但於那些相公，未免過於看得尊貴，當他與自己一樣。

又有田春航等這一班書呆架骨，因此越抬越高，連笑話也說不得一句。可笑那些相公裝那樣假斯文，油不油，醋不醋的，不是與這個同心，又是與那個知己。我真不信，難道他們對於那些粗鹵的人，也能這樣？我看他們就是會哄這班書呆子老鬥的，身分也叫這些書呆子作壞了。他們見了，連個安也不請，說話連個奴才也不稱，也要講究字畫琴棋，真真的可惡！」馮子佩道：「可不是，若常這樣，還有誰叫他？難道這許多相公竟靠著徐度香諸公麼？一輩子連個有勢有利的人都不認得，真是些個糊塗蟲。」聘才道：「後日我要叫幾個相公，也做個勝會。至於那幾個假斯文的，我一概不要。你想想叫誰好？」子佩道：

「相公們總不過如此。近來有兩個人倒很好，叫他也便宜，而且你還可以常使喚他，相貌也與袁寶珠、蘇蕙芳相並。」聘才道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子佩道：「一個叫卓天香，一個叫張翠官。」聘才道：「現在那班裡？」子佩道：「在整容班。」聘才道：「整容班這班名很生，我竟沒有領教過。」子佩道：「是軟篷子裡小剃頭。」聘才笑道：「呸！你怎麼說這些人？」子佩道：「你別輕看他，他比相公還紅呢！你瞧那得月的腦袋怎樣？」聘才道：「好是好的，然而我不愛他，光光的頭有甚趣味！」子佩道：「可不！若說天香、翠官，比得月的相貌還要好些。你不信，明日先叫他來，你瞧瞧好就叫他。」聘才道：「也使得。」

到了明日，聘才發帖請客，請的是富三爺、貴大爺、奚〇一、潘三、張仲兩、楊梅窗。是日辭了兩個，貴大爺病了，張仲兩有事不能來。即補了馮子佩、唐和尚，賓主共七位。聘才叫了蓉官來陪富三，著人到篷子裡叫了天香、翠官前來。不多一刻，兩個剃頭的也坐了大騾車，有一個人跟著，走進寺來。馮子佩是認識的，小剃頭的先與子佩請了安，然後向聘才請安。聘才仔細看他，果然生得俊俏，眉目清澄，肌膚潔白，打扮的式樣也與相公一般。天香的面色雖白，細看皮膚略粗。翠官伶俐可愛，就是面上有幾點雀斑，眉梢一個黑痣，手也生得粗黑。都是稱身時樣的衣服、靴帽，手上都有金鐲子、金戒指，腰間掛著表與零碎玉器。聘才看了一回，已有幾分喜歡。馮子佩與他們說了，要他們明日來陪酒。二人便極意慇懃，裝煙倒茶，甚至捶背捏腿的百般趨奉，聘才分大樂，便越看越覺好了，留他吃了晚飯。天香、翠官都會唱亂彈梆子腔，胡琴、月琴咿咿啞啞鬧起來，直鬧到三更，聘才每人開發了八吊錢，道謝而去。

明日一早即來伺候，聘才、子佩方才起來。兩個剃頭的便問聘才找出梳篦，替他梳髮，梳完了又捶了一會。那一個也與子佩梳了，然後吃過早飯，開了煙燈，大家吃煙。富三爺先來，唐和尚見富三爺來了，就帶了得月進來。天香、翠官與富三、和尚都請了安。富三卻不認識，問他是誰，在那一班的，聘才就說是全福班的。隨後奚〇一、潘三同來。奚〇一帶了巴英官，潘三帶了個學徒

弟的小伙計，拿他竟當做跟班的。大家一齊相見了。潘三見了天香、翠官，笑道：「你們怎麼也跑了來？」奚□一道：「看來，魏大爺要開篷子做掌櫃的了。」富三方曉得是剃頭的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是他們，不是班子裡的，倒也好。」大家同坐著，頑笑了一陣。

忽聽得院中有人說：「來晚了！來晚了！」只見一人穿著皮袍褂，戴著一頂齊眉毛的大毛皮帽，進門向各人作了個揖，說：「今日有個內城朋友請我去看陽宅，鬧了一天，並邀我去給他們看地，也不過是想外放。」聘才因叫翠官、天香過來見了，說：「這就是很會看風水的楊八老爺，你們何不求他去看看你們的棚子，多會兒發財呢？」富三因接向楊八道：「你要留神呀，不要像烏家的事，看完了找到你門上去。」說罷大家大笑。馮子佩忽然皺了眉說聲不好，便到院子裡吐起來。慌得大家同來看他。吐了一會，就臉紅頭暈，滿身發熱。聘才忙叫他到炕上躺了。躺了一會，越發不好，便要回去。聘才便吩咐套車，自有他跟班的送他回去了。將近點燈時候，聘才即吩咐點燈。聘才新製了一架玻璃燈屏，擺在炕上，畫著二□四出春畫。屋內掛了八盞玻璃燈，中間掛一個彩燈，地下又點了四枝地照，兩邊生了兩個火盆，中間擺了一個圓桌。安了席，奚□一看那燈屏上的春畫，對潘三笑道：「老三，你看那挨嘴巴的很像是你。」潘三道：「那個摟著人的也像你，就只少個桶兒。」富三看到末後一幅，不覺大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魏老大不該不該，真是對景掛畫。你們大家來瞧，這不是兩個和尚雞奸麼？」

眾人看了，一齊大笑。奚□一對著得月道：「你師父天天這麼著嗎？」得月「呸」了一聲，漲紅了臉，扭轉頭不看。唐和尚合著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罪過，罪過！」此時坐的是富三首席，聘才叫翠官陪了他。第二是奚□一，唐和尚知他是個闊手，且知道他愛得月，便叫得月陪了他。楊八坐了第三，聘才叫天香挨著他。潘三坐了第四，自己與唐和尚坐了主位，只不見蒼官來。飲酒之間，撒村笑罵，嘈雜到個不成樣子。還是富三穩重些，不過與翠官說些頑笑話，尚不至□分村俗。奚□一手拿了杯子灌那得月，一手伸在得月屁股後頭，鬧得得月一個腰扭來扭去，兩個肩膀閃得一高一低，水汪汪的兩隻眼睛，看著奚□一，一手推住了酒杯。奚□一道：「你若不喝這杯，我便灌你皮杯。」得月只得喝了。那楊八更為肉麻，抱了天香坐在膝上，掂著腿，把個天香籤得渾身亂顫，楊八與他一口一口的喝皮杯，又問道：「我聽見人說，你的妹子相貌很好，認識的人也很多。」卓天香臉一紅，回道：「你不要信他們一面之辭。」楊八道：「我去年看見人給他寫扇子，難道他們寫的字也是一面之辭嗎？」

說著將他臉上又聞一聞。只有潘三與聘才無人可鬧。聘才笑道：

「我們今日只好輪著來鬧這個老和尚了。」便互相與唐和尚豁了幾拳。鬧了一個多時辰，奚□一癩來了，便叫巴英官拿出煙具來。燈是開現成的，奚□一躺下，叫得月陪他吹煙，兩個剃頭的也有煙癮。都聚攏來。唐和尚見了，即連打了兩個呵欠，伸了個懶腰。看得奚□一癩大，等不及，便到自己房中過癮去了。

富三歪轉身子，拉過翠官問道：「你在舖子裡做這買賣，究竟也無甚好處，不如跟我到湖北去罷，可願不願呢？」翠官聽了道：「你肯帶我去嗎，你就是我的親爸爸了。」說罷，便靠在富三懷裡，把臉挨近富三嘴邊，又說道：「我是不比相公，要花錢出師。當年講明學徒弟不過三年，如今已滿了三年了，要去就去。親爸爸，你真帶我去嗎？」富三道：「你若願意跟我，我就帶你去。」楊八聽了，因向富三道：「老三，你又胡鬧了！你與其帶他去的錢，不如幫幫我捐個分發。前日那個告幫的知單上，求你再寫一筆。」富三因說道：「我再寫三□兩就是了，你不必在旁吃醋。」楊八不但不急，並且連連道謝。

翠官一笑道：「三爺你能好造化，我才叫你能一個乾爹爹，就又給你招了一個來了。」楊八只作未聽見，坐在一旁吃水煙。

聘才道：「你跟三爺去很好，還有什麼不願的嗎。雖然比不得相公出師，也要賞你師父幾吊錢。」富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翠官道：「當真的了？」富三道：「當真的了。」翠官便索性扒上富三身上，將頭在富三肩上碰了幾碰，說道：「我就磕頭謝了！好三老爺，好親爸爸！」富三樂得受不得。潘三見得月躺在奚□一懷裡，天香躺在對面，楊八也想吹一口，便坐在炕沿上，歪轉身子，壓在天香身上。得月上好了一口，楊八接了過來，撥開毛冗冗的鬍子，抽了一抽，口涎直流下來，點點滴滴，煙槍上也沾了好些，他就把皮袖子擦擦嘴再抽。槍又堵住了，天香欲替他通通，身子被他壓住難動。楊八便檢了根籤子亂戳，一抬手，把個皮袖子在燈上燒了一塊，惹得大家笑起來。

楊八道：「這個我也是初學。」便勉強吸了一口，燒得很焦枯臭，放下槍。天香道：「你別壓住了我，我替你燒。」那邊得月枕在奚□一手上，奚□一又摸他的屁股。得月要起來，奚□一將一條腿壓住了他，得月無法，只好任其撫摩。奚□一盒子煙已完了，便叫巴英官拿煙來。英官遠遠的站在一邊，正在那裡發氣。奚□一叫了兩三聲，方才答道：「沒有了。」奚□一道：「怎麼沒有？我還有個大盒子在袋裡。」英官又歇了半天，方說道：「灑了。」奚□一道：「灑了？你將盒子給我瞧瞧。」

巴英官氣忿忿的走近來，把個大金盒子一扔，倒轉了滾到燈邊。

得月忙取時，不提防將燈碰翻，「當」的一聲，把個玻璃罩子砸破了，還濺了奚□一一臉的油。得月頗不好意思，奚□一道：「不妨。」忙將手巾抹了，坐了過來，要盆水淨了臉。一件猞獅裘上也灑了幾點，也抹乾淨了。聘才的人忙換了一盞燈，擦了盤子。得月將盒子揭開看時，果然是空的。奚□一道：「這便怎麼好？去問唐大爺要些來罷。」聘才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前日我得了幾兩老土煙。」便叫四兒到房裡去取煙。

聘才的房就在這院子西邊，一重門進去，一個小院子，一並兩間。聘才只將院門鎖了，因要伺候客，不能叫人看守屋子。

此夜月明如畫，四兒走到門邊，開了鎖，將手推門，忽然的推不開。因想此門素來鬆的，忽然今日緊了，略用些力也推不開。

放下燈罩，雙手用力一推，方推開了些，見門裡有塊石頭頂住，心中著實疑異，想道：「裡頭沒有人，這塊石頭誰來頂的？」便蹲下身子撥過了石頭，拿了燈罩，走進外間一照，不少東西，四兒略放了心。再走到裡間細細一看，又照了一照，便嚇了一大跳，只見大皮箱少了一個，炕上兩個拜匣、一個衣包也不見了。即忙嚷將出來道：「老爺！不好了，被了竊了！」聘才心中甚慌，連忙趕去，到屋裡看時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